

■新作聚焦

贾平凹长篇小说《秦岭记》:

作为“文章”的《秦岭记》

□杨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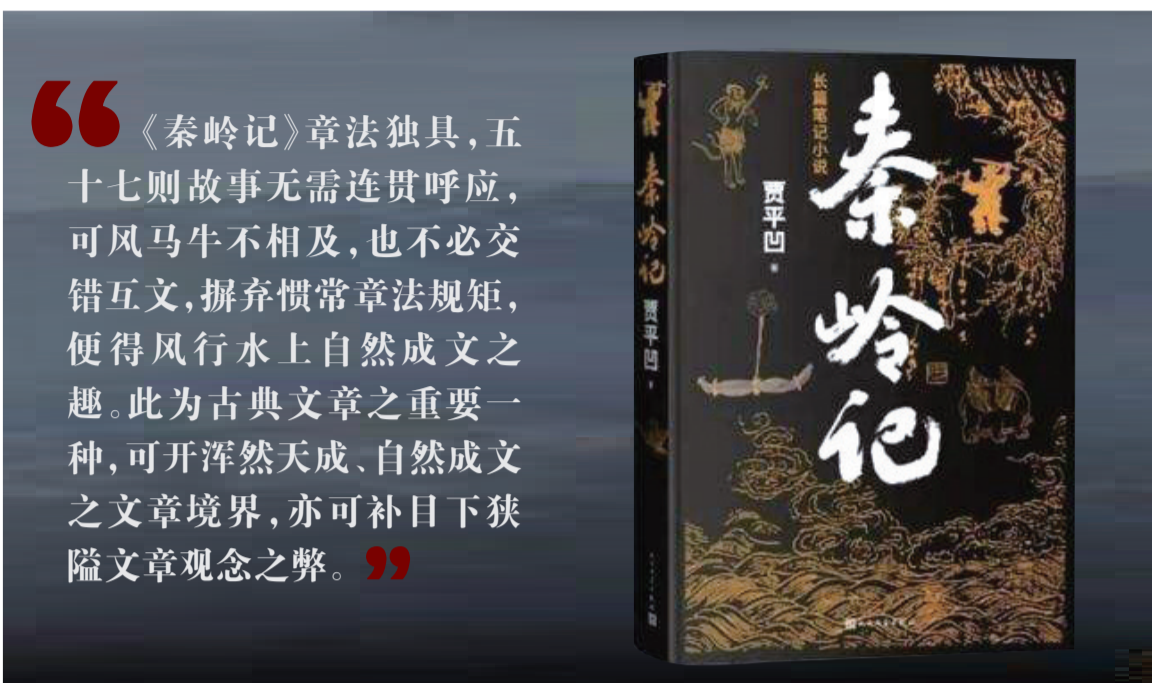
《秦岭记》主体内容五十七则,皆为短制,各有其貌,各显其形,如山如水如石如雾如云如风,混作一处,便显出秦岭的奇正、虚实、博大浩瀚、横无际涯。空间有定而思绪无端。其间山川地貌、历史兴衰、风土人情、人事起落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秦岭山深如海,万物蕴藏其间,有万千消息纷然杂陈,殊乏规矩,莫有章法,故而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端的是随物赋形,自由来去,“写时浑然不觉,只意识到这如水一样,水分离不了,水终究是水,把水写出来,别人用斗去盛可以是方的,用盆去盛可以是圆的。”既与天为徒,妙手偶得,随意挥洒,不拘方圆,也便不必以既定法则规矩绳墨,“不可说成小说”,“散文还觉不宜”。文体如何论说?文章也。

何为“文章”?乃“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根本发意”,“笼盖四野,茫无涯际”,“包罗万象、纷然杂陈”(李敬泽语)。有思想,有气象,有格局,有风度,有万千才情所开之万千境界;有气韵,有章法,有笔意,有时代风云成就之凌云健笔。如天人宇宙万千消息形态万端,文章法度虽源于《六经》,却因才人才能才思及其所感之时代风云际会之纷繁复杂而呈现出多种面目。先秦有先秦之气象;两汉有两汉之格局;魏晋有魏晋之风度;至唐宋元明清,皆有因应现实的文章观念之变。“古人成文立法,未尝有定格也”。虽无“定体”,大体则有,举凡论辩、序跋、奏议、书牍、赠序、诏令、杂记等等,皆可归入文章一路。既可因体,亦能破体。有议论,有抒情,写景状物,抒发情思背后,常怀黍离之悲、干戈之忧。以我之所思所闻所感为基础,却可以见天地,纳古今,见众生。鲁迅以《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意亦在于斯。不拘于一端,不泥于规矩,便可感通天宇宙万物消息,而文章开阖、浑化自然、姿态横生。

将做文章理解为一种“业”,为体证自然宇宙社会人生“法门”之一,若在体证上做工夫,自然可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故山形地貌、草木虫、流云山风、胸中沟壑、呼吸吐纳皆可入文,且可开文章不拘格套之万千气象。看他写秦岭诸峰林壑优美,山势峭拔形貌俊伟;写流云山风变幻万千,阴晴晦朔莫有规矩;写百多年人事变化、爱恨情仇、死生纠葛;写人心中之象梦中之境;写仙界冥界异界与俗世人间之交相互动;写顺应天命以人合天抑或人定胜天之得失成败;写庸常琐屑之普通生命于时空转换中之“常”与“变”;写宇宙万象、世间万物变动不居……五十七篇也便无需个惯常所言之逻辑,其形其态一



《秦岭记》插图 贾平凹 绘



“《秦岭记》章法独具,五十七则故事无需连贯呼应,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必交错互文,摒弃惯常章法规矩,便得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趣。此为古典文章之重要一种,可开浑然天成、自然成文之文章境界,亦可补目下狭隘文章观念之弊。”

如秦岭,有实境,如山形地貌、花草鸟兽、虫鱼河流、房屋人事起落;有虚境,如山风如流云如大块意气,如天籁地籁激荡交响,如梦境如心象,如关于秦岭之神话缘起,如启山下立水所感之世象物象,广矣大矣,神矣奇矣,无内外,混物我,去成见,则秦岭所显之境、所开之象既广大亦精微,“它是神的存在?是中国的象征?是星位才能分野?是海的另一形态?”“它太顶天立地,势立四方,混沌,磅礴,伟大丰富了,不可理解,没人能够把握。”任何一种书写不过如捕风如捉影,得其形似已属不易,遑论神髓?这一部《秦岭记》五十七则,与外编一、二合论,便可见出秦岭之博大丰富、包罗万象、涵纳万有,不拘天人、物我、虚实、显隐而境界大开。

“天布五行,以运万物,阴阳会通,玄冥幽微,自有才高识妙者能探其理致。”秦岭自在,气象万千,如不自设藩篱,则人所能感通之象可谓多矣。不拘古今、无论中西,虚实互现、物我感通,则秦岭所开之属属天地人神鬼畜共生也共在的世界。此间有普通人事之经验种种,如杏开娘的爱美、延小盆的情事、铁匠铺的衰落,还有如华山开废河水断流所致之生活的骤变;有人与兽的沟通交往;有人心之复杂幽微难于揣度,梦境之神奇景象不知所为来,如白又文梦中所见所闻的奇妙景观。就中最引人人胜发人深思者,莫过于天人交感所开之复杂景象。刘争先以人事之力改河造田,可谓一时豪杰,孰料沧海桑田,一场暴雨,一切恢复如初,仿佛此前努力并未存在过。此为人事秦岭天道或成就或限制的力量之喻。正因洞见于此,秦岭中不乏通晓巫术者,以意念之力驱魔降妖,人便活得自在也安详,他们为万物封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风雷雨电皆有神司之,甚至石头、树木,皆有灵应。此为民间流行的应时应运的方法,更为成熟的形态,便是宗教。秦岭中寺院道观比比皆是,佛门应世的道理和道门的生活智慧并行不悖也交相呼应,其间当然有发端于现代的新的世界观念。它们彼此相通,共生也共在,共同呈现出文化精神意义上的秦岭的博大精深、神秘莫测。

秦岭浩瀚,广大而精微,有实亦有虚,万千消息汇于一处,便是个人所能感通书写之象,其义也不在简单以文字为意象赋形,而在意象种种所包含之应世的智慧。这智慧以戴帽山那一位被时人呼为神仙的百岁老人所言之观念最为典型。神仙谈生死爱憎为人处世的方法,看似简约,实则寓意深透,且皆可落实证

验于人所置身之生活世界。一部《秦岭记》,凡五十七则,亦可解作贾平凹言说之生活智慧。若发慧心,即有妙悟,历史之兴衰际遇,人事之起废沉浮,物象之生灭成毁,一一涌现其间,好似秦岭涵纳万象,法门万千,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若非如是,那一对夫妇树之生死,二马山刘广美的宅子之喻,那偶然失去衣裳的教师领会到的“鹅”与“我”的交互,柳十斤形貌的特殊,史重阳和荷门扇的“材”与“不材”之辨,又该当何解?

不泥于既定规矩,有心于自家法度,《秦岭记》主体内容五十七则,便可虚实互现,形态万端。山形地貌虽能描画,流云山风却无从测知,人所目见之象纷然杂陈,已难于道尽;心中所开之象更是如梦似幻奇矣怪矣,难之于前,忽焉在后,其中故事,明确可解者不过十之一二,居多不可知不可解。如乱云飞渡,如霞光万丈,如狂风怒号,如山鸣谷应,如鸟语花香,知其妙处,却难与他人道及。故而《秦岭记》章法独具,五十七则故事无需连贯呼应,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必交错互文,摒弃惯常章法规矩,便得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趣。而“文之自然无若《檀弓》”,“《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一全也。”此为古典文章之重要一种,可开浑然天成、自然成文之文章境界,亦可补目下狭隘文章观念之弊。

黄庭坚曾言,东坡常教人读《檀弓》,以为文章之妙,多现于此。《檀弓》语疏意密,笔法摇曳,多言外之旨、韵外之致,其文境界高远、格局宏大,得自然成文妙处。苏东坡颇多会心于此,故而常以“水”喻文,说明自家文章法度。如乃父苏洵所言,“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风”与“水”,无常势,无常形,故能随意变化、莫有规矩。苏东坡会心于此,故开有宋一代文章新风。李敬泽近年也常谈中国古典文章之于目下文学观念之变的启示意义,且以自家文章印证发挥,其所作《会饮记》境界开阔、笔法摇曳。张新颖以为《会饮记》中有“风”,有风之轻重、缓急、节奏、韵律,那风行于大地之上,其境如“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因是,“风把万物联系起来了”,真乃文章解人。《会饮记》《秦岭记》所涉题材相去甚远,意旨也颇多不同,然皆可以“文章”名之。生活世界及其所开之象可谓天宽地阔、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也唯有与之相应之包容载重、内涵丰富、莫知涯际之文章足以表征。当代文学观念之变,此或为重要路径之一,具返本开新的意趣。

■关注

作为曾经研究过现代大学与文学关系的人,我刚好在毕业离开大学十年以后,又回到了大学,由大学的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局外人自然有局外人的冷静,也有局外人的隔膜,同理,局内人有局内人的切己,也会因切己而有切己的偏狭。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大学与文学,都在逐步“现代”的过程里,其中自然多有波折,或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但总体上的“现代”方向还是确定的。不过,如果要追问到底什么是现代,现代包括哪些内容?却也是一言难尽。尤其是一百年后,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和所产生的后果,许多恐怕是初始提倡者未必能想到的,而将历史的背景拉远,我们带着这些“后果”来看百年来的“现代”设计,有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比如大学应该是“研究”的,这自然没错,而且“研究”恐怕也可算是“现代”大学最根本的特征,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可谓是最注重“研究”的了,所有的大学都以“研究”论英雄,大学教师以“研究”排座次,这样的“现代”推到极致,便是使大学无异于单纯的科研机构,只有研究,而无教学;师生之间,只有冷冰冰的知识传递的业务关系,这样的“现代”,慢慢地不可爱了起来。

所以在中国大学现代化之初,梅贻琦才会追慕师生“从游”之义,所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至于当时的师生关系,在他看来已是“泰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恭远哉!”

“现代”的另一特征,是标准的普遍化。统一而普遍的标准,在大学以及各种机构的考核中的体现是数字化。这自然有其好处,一个普遍的衡量学术的标准,使学校的运行制度化,不因个别执政者的主观倾向而变,也有利于实现公平、公正,甚至可以达到蔡元培所期望的“无论何人担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的效果。不过标准化与数字化,也意味着一切的学术与学问,都具有可以用冷冰冰的数字呈现的同质性,而忽视了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之间的个性差异,人和学术都被机器化,尤其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也会使学问失去学者自身的情感与关怀。

以人文学科为例,学术研究的纯粹性是百年来中国大学知识分子努力实现并维持的目标。人文学科的学术价值不完全依赖于其社会功用,学术自身也是学术研究的目标。即便是在大学从业者中,不少人也会认为学术应该有益于社会,而大学中自身也是社会中人,免不了对社会的关怀,忍不住对社会现象作出反应,所以胡适才会坚持大学从业者不妨参与社会,但应当以个人身份,而不宜以学校身份。实际上,学术自然有其功用,但它往往不是具体而直接的社会效益;学术的功用也未必显现在当下,而可能在久远的将来;学术之起作用的方式,也多半不是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是潜移默化的熏染。

说到现代文学与现大学的关系,就更有一个离合的过程。现代文学最早出现在现代大学里,现代大学也容纳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家,这些现代文学家可以说是大学“现代化”的参与者甚至规划者,但恰恰是这个“现代化”把文学家从大学里排除了出去。“现代”的深入,使文学与大学(学术)分离,这是由大学自身的“研究”性质决定的——文学在大学里只能作为被研究对象出现。虽然不断有大学(尤其是中文系)的执政者试图使大学更具有文学氛围,比如邀请作家来担任讲座教授,在课程设计上增加一些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课程等等,但这些措施只能是在大学“研究”的底色上打一个补丁,是分离之后的修补,而不可能改变大学自身的性质。

至于大学中文系不承担培养作家的功能,这倒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的作家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大学的所谓培养作家,要么是培养出特定模式的写手,要么是其实已经先作为作家,到大学里来打一个滚儿。理想的大学与文学的关系,不是大学直接培养作家,而是大学自身有一种创造性的学术(文学)生活的氛围,鼓励而不是压抑大学中人文文学创作的可能。只要大学的氛围是适宜于文学创作的,作家自然能在其中生长起来。借用梅贻琦的比喻,未来的作家如同鱼一样,大学要做的是使自己成为一片广阔自由的水,鱼在适宜的水中自然会成长,而无需有人手把手地去教它如何游泳。这里不免又想到王力的观点:大学不造成文学家,也不教人怎样创作,而是大学可以造成提倡文学的空气,由此“养成”作家:“文学的修养应该是‘悠之游之,使自得之’,不是灌输得进去的。”

其实又岂止是文学?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都需要这种保存、呵护人的完整性与个性的空气,“悠之游之,使自得之”的氛围。空气、氛围这种东西,或许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身处其中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如果因为追求“现代”而将人的完整性割裂,岂不是饮鸩止渴?——其实得不偿失。

今天人们常常追忆“五四”前后的老大学,他们追忆的到底是那时“现代”的纯正,还是恰是那时大学的不够“现代”?当然,所谓的“追忆”不免受制于一时未加思索的感受甚至情绪,也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并不能准确地指向问题所在的位置。而我们也不必把“现代”视作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概念,事实上,“现代”本就尚未完成,有待于我们的创造。在不同的时代、地域、领域,“现代”也会生成不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后果,我们对于“现代”的感受,理应参与到“现代”的完成中,比如,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真正的现代中包含的研究精神、教育精神、学术独立,应该意味着真正的无功利的学术研究、适宜于个人成长的全人格教育、使人更自由而非更局促的空气。这样的“现代”,才值得我们一代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

「现代」大学的多样气息

□王晴飞

广东举行主题文学创作推进座谈会

本报讯 6月10日,广东省作协组织召开“大美南粤·文明广东”主题文学创作推进座谈会。广东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东省文明办创建处二级调研员王继怀,花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谓,作家代表黄国钦、谢友友、李迅、姚中等出席座谈会。广东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苏毅主持会议。

“大美南粤·文明广东”主题文学创作活动由广东省文明办指导,广东省作协策划组织。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八以来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展现全省人民共同支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时代风采。活动自今年4月份正式启动以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在参与作家的努力下,进展顺利。

与会作家介绍了创作进展情况,并就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认为,在采访、写作“大美南粤·文明广东”先进人物的过程中,感人故事也让作家受到了熏陶和感染,尽管过程有些困难和曲折,但也十分有意义。接下来,将克服困难,深入现场,掌握一手材料,努力写出文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好作品。

王继怀对作家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和慰问,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作品的导向和准确性,提高文学性,保证作品质量;同时把握好时间进度,争取按计划发表在刊物上发表和结集出版。

张培忠表示,“大美南粤·文明广东”主题文学创作是今年重点创作内容之一,作协将认真抓好主体责任,组织策划和实施好这一创作。对于作家们来说,是一次难得机缘,也是宣传广东、展示广东的契机,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克服困难,认真完成好这次创作。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采访、收集素材,找准题材的独特性,写出生动、深刻的作品,要挖掘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力量,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下功夫,打造精品力作。要多渠道、多方式宣传好作品和先进人物,发挥作品的社会效应,为党的二十大献礼。

(粤 闻)

长篇小说《云顶》作品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故事里的灯火与力量——股健灵长篇小说《云顶》作品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朱永新、曹文轩、张之路、徐德霞、刘珺、张莉、郭艳、徐妍、谈凤霞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的出版方代表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

《云顶》是一部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作家股健灵三次深入大山、寻访“童伴妈妈”儿童关爱项目,以真挚的情感从日常化的视角切入,塑造了新时代新农村人物的群像,也展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作家股健灵回忆创作出版过程,提到这是一本关于爱的书,它的出版凝聚了很多人爱的能量,她表示:“文学和艺术来自生活,带我们出离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这是文学和艺术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是让我

们这些操持文字的人,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朱永新认为,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讲述乡村少年成长与反哺的故事,也是一本深切关注留守儿童命运的儿童教育小说。

出版方代表纪秀荣表示,《云顶》在打动我们的同时,更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在《云顶》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突破和超越,以文学反映现实,把主题性、文学性、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创作了这样一部打动人、感染人、荡涤人心灵的作品。

与会嘉宾就图书的主题立意、文学表达、社会意义以及出版价值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作家写出了留守儿童身上顽强的生命力、对未来的憧憬,写出了“童伴妈妈”对孩子的关爱、守护和奉献。

(教 鹤 然)

郑小琼诗歌受海外研究者关注

本报讯 近日,美国学术出版社Lexington Books推出了周晓静研究郑小琼诗歌的专著《移民生态:郑小琼笔下的女性农民工》(Migrant Ecologies: Zheng Xiaojiong's Women Migrant Workers)。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海外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当代作家。郑小琼曾推出法、英、意等多种语言版本的个人诗集,来自荷兰莱顿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美国太平洋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都曾撰写关于其诗歌的研究论文,并刊发于有影响力的海外学术期刊。

本书作者周晓静是太平洋大学教授,先后任教于纽约大学、太平洋大学等美国多所大学。2011年,她开始关注郑小琼的诗歌,并且翻译了大量郑小琼的诗歌在海外刊物发表,撰写了大量关于郑小琼的诗歌论文。有学者认为,这部专著是她近十年来研究郑小琼的最重要的成果,内容涉及全球生态主义、环境人文和移民研究,让更多研究者关注诗人诗歌中严峻又充满希望的中国农民工生态。

(欣 闻)

专家学者共话元宇宙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6月2日,“东方幻想”元宇宙科幻大会在山东泰安举行。活动由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媒介与交互研究所、泰山科技学院蓬莱科幻学院、美图公司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活动打破现实空间的局限,创造性地将展区打造于线上搭建的“元宇宙”空间,并与线下形成场域互动。同时,由蓬莱科幻学院提供灵感,中国美院创院媒介所设计开发,美图公司任艺术指导的数字吟游诗人形象“灵光”在现场亮相。

大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元宇宙线上展览、高峰论坛、音乐现场,邀请科幻作家、艺术家、学者、音乐人、戏剧导演、科技公司代表等跨领域人士,以“分布式叙事”的形式,探讨艺术创作的幻想模式,发布“艺术家+科幻作家”合作平台及作品,启发科幻、文学、设计等跨行业思维的碰撞和转向。科幻作家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出席,王晋康致辞。

会议期间举行了“未来叙事与叙事未来”跨界论坛,讨论如何把握自然现实、文化现实与技术现实的关系,利用虚拟形象来发扬个体想象力与创造力。与会者表示,此次大会是国内科幻界与艺术界在元宇宙的首次相聚,开创了一种新的融合方式,搭建了跨领域平台。期待通过此次大会搭建互通思考的平台,为中国科幻事业、中国科幻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张长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联退休干部张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6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张长,原名赵培中,白族。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空谷兰》《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太阳树》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俞胶东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主任俞胶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5月31日在南京逝世,享年75岁。

俞胶东,笔名黑子,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种菊南山下》《三人版》《英雄碑下》《在软卧包厢里》等。